



胆大的翻开
胆小的走开

谷歌百度悬疑小说双排名持续四十周前三甲
香港影视公司即将天价签约影视改编权
大陆简体版与台湾繁体版同步上市

南诏无月◎著 珠海出版社

XUE MIEI SHI

四 面 纱

②

天机暗语





胆大的翻开 胆小的走开

南诏无月◎著 珠海出版社

xue mia she

四面纱

②

天机暗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面纱②/南诏无月 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 8
(444异度空间·第4辑)

ISBN 978-7-5453-0039-0

I. 血… II. 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19774号

血面纱②

XUEMIANSHA

南诏无月 著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靳 红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电 话: 0756-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1

邮 购: 0756-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 www.zhcbcs.net

E - mail: zhcbcs@zhcbcs.net

印 刷: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4.875 字数: 190千字 插页: 2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0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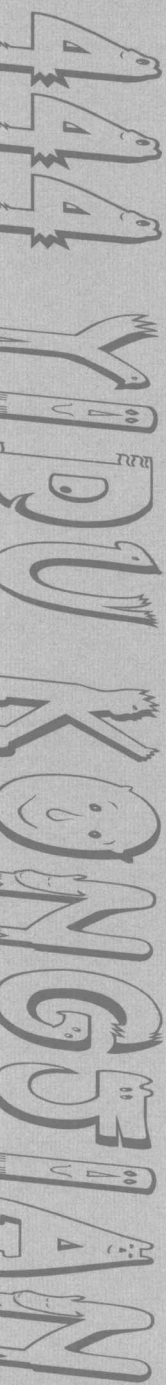
定 价: 63.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三章 面纱背后

1. 走出诅咒·····	002
2. 茉莉花·····	004
3. 意外邂逅·····	006
4. 反常的关玲·····	012
5. 穿风衣的男人·····	014
6. 老屋情疑·····	016
7. 地下恋情·····	028
8. 儿歌再现·····	030
9. 田甜的困惑·····	034
10. 错位·····	037
11. 谁的阴谋·····	042
12. 针锋相对·····	047
13. 档案疑云·····	050
14. 血纱追命·····	055
15. 命案疑踪·····	061
16. 关玲的秘密·····	077
17. 兄弟情深·····	085
18. 夜深层·····	087
19. 许刚的母亲·····	090
20. 卖酒老汉的疯儿子·····	093
21. 谎言·····	103
22. 噩梦重现·····	105
23. 夜半烛光·····	107



第四章 死亡暗语

1. 是耶？非耶？	144
2. 113的真相	146
3. 陈小乔的决定	148
4. 信任危机	152
5. 调查	154
6. 揭秘113	156
7. 照片疑云	160
8. 接近真相	164
9. 日记里的秘密	166
10. 谁是真凶	172
11. 惊变	179
12. 穿风衣的男人	210
13. 他是谁？	216
14. 许秋芸的来信	218
15. 老宅里的对话	220
16. 最后的真相	222
17. 死亡暗语	222



第三章 面纱背后

他的左手拿着一条染满鲜血的血纱巾，
他的右手高举着一把杀猪刀……

他说‘你见过血面纱吗？你戴过血面纱吗？’



1. 走出诅咒

九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而对于黄志勤来讲，他的生命从这天月亮坠落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改变了，确切地说，他重生了，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秋日。

当他将最后一锹土回填之后，启明星升起了。他一甩手丢掉铁锹，惬意地坐在地上，让身体的每一个零件尽情地释放，他笑，先是轻轻的一声，再是连贯的三声，最后则是纵情大笑。

田甜在距他三尺远的地方冷眼旁观。她发现她对黄志勤的厌恶已经根本不需要掩饰，也掩饰不了。如果没有这次的诅咒事件，恐怕她对黄志勤的印象会一直停留在深沉内敛、宠辱不惊的层面，一度有那么一段时间，她以为黄志勤的水太深，深不可测。而最近这几天来，特别是若冰死后，这个男人真实的内在开始浮出水面了，深沉的表象下蠢蠢欲动的是临危大乱，摘掉宠辱不惊的帽子露出的是赤裸裸的贪生怕死。此刻，她才真真切切地为韩若冰惋惜，她看错了人，这个披着虚伪外衣的男人白白骗了她一颗心。

有时候看清一个人需要一辈子，而有时候只需要几分钟，关键在于时机。

池文浩也在抽着烟默默地观察。对于黄志勤其人，他一直不是太有好感，不过这一天的元阳同路，让他对黄志勤的感觉平添了一

层迷惑，他整晚表现的怯懦与他平日的城府看上去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他是自然反应还是逼真的表演？

表演。想到这里，池文浩心念微动，黄志勤好像真的是在表演，而且演技好得有些过头。他是真的那么害怕吗？

不经意间，烟头烫了手，池文浩慌忙甩落烟蒂，又重重地踩上一只脚，踩灭火星的同时，他也在埋棺的泥土上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这时他才想到将泥土踏实，让棺中的女子永远安睡。

从离开那一刻起，四个人全都没有回头，他们抛下了“血面纱”的包袱，也抛下了对诅咒的恐惧。

月亮不无留恋地在天空中下坠，霞光满心喜悦地在山峦间升腾，今天又是一个艳阳天。

一切都过去了，忧虑过的、恐惧过的、烦恼过的，怀疑过的，都随着月坠日升化烟化雾了。

诅咒已经过去了。

诅咒真的已经过去了么？

这个问题再也不是黄志勤考虑的范畴。在走下长途汽车的那一刻起，他整个人如同没经熨烫刚刚打开的衬衫一样，簇新得连褶皱都溢满光彩。

匆匆话别后，黄志勤并没有急着回家，虽然他父亲此刻一定还在为他的病情担着十二分的心。他现在只想见一个人，一个让他放不下的人。

“能出来吗？我想见你。”

“呵呵，才分开两天，就想我了？”

“想。现在就算分开一小时，我都想你。”

“肉麻。好了，说吧，在哪儿见？”

“先到老地方。然后……”





“然后怎样？”

“然后我会带你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哪里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嗨，还这么神秘的？好吧，几点见啊？”

“你随便，我这就过去等你，我已经在附近了。”

“哦，那你可能要等好久喽，我最少需要一个小时。”

“没关系，多晚我都会等。”

“呵呵，今天怎么突然变缠绵了？”

“有吗？如果真是这样也不奇怪，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2. 茉莉花开

田甜是和陈小乔、池文浩一起回到滨江师范学院的。

推开宿舍门，里面静悄悄的，空无一人，空气中只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幽香。举目之间，三盆繁绿中点缀着“满天星”般洁白花朵的茉莉便扑入眼帘。

“哇，才离开一天，怎么这几盆花就全开了？”田甜夸张地叫了起来，一脸的大惊小怪。

陈小乔娇俏地撇了撇嘴，戏谑道：“真是个小迷糊”！这几盆花都开了有一周了，你呀，真真不知道你的心思都飞哪去了。”

“可累死我了！”田甜也不答话，抬手把背包往自己的床铺上一丢，整个人就像放了气的救生圈，瘫软着四肢躺倒在下层铺位上。

“快，快起来，小心二姐回来又要骂你了，你知道她有洁癖的。”

陈小乔吓得花容变色，慌忙跑到对面床上去拉田甜。

田甜的铺位正对陈小乔，不过却是上铺，此刻，她撅着小嘴，一百二十个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向前两步，反身坐在小乔的床上。

百般无聊中，她的视线再次定格在窗台上那三盆芳香馥郁的茉莉上，微一愣神，她奇怪地问道：“小乔，你觉不觉得，关玲好像特别喜欢茉莉，别的花都是一样一盆，茉莉却一养就是三盆，还隔三差五地剪枝施肥，宝贝得什么似的。”

小乔一边往外掏自己背包里的东西，一边笑着回答：“可不是，大姐的确对茉莉特别地偏爱，不过，这也很正常啊，就像你，对肯德基的‘香辣鸡腿堡’不也情有独钟吗？”

“去！”田甜一伸手闪电般在陈小乔腿上掐了一把，害得小乔一声夸张的尖叫。

不过，瞬间之后，田甜又恢复了狐疑的表情：“话是这么说，可是，偏爱是一种习惯，像我的‘鸡腿堡’可是从小学一直爱到现在了。而关玲……你不记得了吗？她刚入学时就一直在养花，里面可是没有茉莉的，直到半年前，她才像着了魔一样地迷上了茉莉，几个月工夫，就连买了三盆。你说，是不是很怪啊？”

陈小乔根本没有留意她的话语，只顾闷头整理自己的衣物。

田甜不满地摇了摇小乔的胳膊，重复着问话：“你说，这是不是很怪啊？”

“行了行了，别怪不怪的了，咱们赶紧走吧，文浩还在外面等着呢。”陈小乔边说边伸手去拉田甜。

田甜却甩脱她的手，不以为然地说道：“我不去了，你们俩自己去吧。”

“干嘛呀？饭都不吃了？一会儿可有人请吃喷香喷香的‘香辣鸡腿堡’！”陈小乔满脸含笑地打趣道。

田甜却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道：“真的不去了，我想一个人





呆会儿，怪累的。你们这对‘小甜心’就好好去享受二人世界吧，我就不做这个一千瓦的大‘电灯泡’了。”

陈小乔一怔，也收了笑，诧异地问道：“真不去啊？不是吧？以前咱们三个不是经常一起玩儿的吗？怎么突然说起‘电灯泡’的话来了？”

田甜讪讪地一笑：“真的不去了，我想睡一觉，昨晚太累了。”

“可……”陈小乔还要坚持，田甜已经笑吟吟地起身把她往门外推，“去吧，去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陈小乔无奈地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113寝室。

3. 意外邂逅

距离“国庆”虽然还有四天，银杏树的叶子却已经开始泛黄，衣衫尽管还很单薄，但秋天的韵味却开始悄然渗透在滨江的每个角落。云南的四季不算分明，即使是深秋，也依然是花好月圆、艳阳似火。过不了几天，那满树娇艳团簇的樱花又将开放，伴随那些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和五彩缤纷的三角旗会让街头巷尾濡染上更多热闹的喜气。

走在滨江最著名的“小吃街”上，耳畔随时充盈着高音喇叭释放出来的呱噪音乐，沿途不断遭遇着满面堆笑高喊“金花，进屋坐”的殷勤得过了头的拉客妇女。凉鸡米线、耙肉饵丝、漾濞卷粉、喜洲粑粑……一家家各具特色的云南小吃摊擦身而过，可是，陈小乔却丝毫不为所动，她的脚步坚定而执拗地引领着池文浩一直向前，她的目的地只有一个，那就是小街尽头的一家专卖“稀豆粉油条”的小店。

稀豆粉是云南人熟知的小吃，早点中最为多见，是将豌豆磨成



的粉粉在沸水锅中熬成青中透黄的糊糊，状似北方人的玉米面稀粥，不过味道却大不相同，而且吃法也迥然相异。由于豌豆性凉，不加佐料吃下去会造成腹泻，因此，就要配上暖胃的姜水、蒜水、辣椒油，再辅以盐巴、味精和葱末，通常还要加入剪成寸许的油条，搅拌均匀就是一道美味的小食了。不过，陈小乔喝“稀豆粉”却从不放油条，她就喜欢细细地品尝“稀豆粉”那种特有的混和了辛辣、微咸、轻涩、回香的味道，就像在品味一份五味杂陈的人生。

此刻，池文浩正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糊糊”，熟练地一勺勺兑入调料，再从筷筒中取出一把干净的汤匙，放入碗中，轻轻地放在陈小乔面前，温柔地说声：“可以吃了。”这才回手再去调和属于自己的那碗。

自从相恋这半年以来，陈小乔已经习惯了池文浩凡事为她打理的方式。她发现，自己在骨子里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女人，喜欢被男人呵护，也喜欢享受男人的照顾。她觉得，女人嘴上说着喜爱男人的强悍坚毅、才华横溢，其实内心深处最最渴望的却是碰上一个细腻体贴的男子，疼她，爱她，时时放她在心上。

喝了一口稀豆粉，舌尖的五味还没有完全分离，陈小乔就想起了最好的朋友田甜，同时也想到了田甜今天的反常。

“文浩，田甜这几天怎么怪怪的，我都猜不透她的心思了。”

“这有什么，女孩子哪个不怀春？就让她保留点自己的空间吧。”

“你是说，田甜谈恋爱了？”

“感觉有点那么回事，而且田甜这么可爱，有人喜欢也是正常啊。”

“那你说她喜欢的人是谁？”陈小乔的眼神突然间充满热度。

“我怎么知道？快点吃吧。”

望着池文浩埋头苦吃的专注相，陈小乔有种怅然若失的沮丧。



就在这时，门外走进来两个人。前面是个挑着扁担的老汉，一身洗得泛白的蓝布衣裤，满头见不到一丝乌发，身后是个同色穿着的老太，只是腰上多了一条白色绣花的围裙。

一见来人，陈小乔和池文浩都是一怔，因为前面的老汉他们见过，而且不止一次。

他是一个卖“甜白酒”（又称“醪糟”）的老汉，以往很多次，陈小乔他们都会在这家小店门口见到他，孤身一人。他总是把两坛芳香四溢的醪糟整齐地摆放身前，自己则端坐在随身带来的小木凳上，也不抽烟，也不吆喝，就那么眼神深刻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流。

陈小乔曾经买过两次他的“甜白酒”。那些泡得发白的米粒嚼在嘴里，甜中微微带酸，唇齿间弥漫着浓浓的酒香，味道非常纯正。老汉曾骄傲地告诉她，那是他自己亲手酿制的。

而今天，老汉不再是一个人，那个随他同来的老太面皮很洁净，满头的花发也被整整齐齐地梳在脑后，挽了髻。不过，她的神情看上去显得有些呆滞，间或一轮的眼珠令人感觉她就像一个随时可能停摆的挂钟。从一进门，老汉的右手就没离开过老太的左手，他小心翼翼地牵着她，就像牵着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

近前几步，老汉把肩上挑的两个酒坛轻放在地，再将老太半推半抱地安置在我们邻桌的一张椅子上，转身便一瘸一拐地朝着冒着热气的锅灶走去。

以往那老汉都是坐着，所以，直到此刻，陈小乔才发现，他竟然是个跛子，左脚似扭断腿的塑料娃娃般向外翻转，也不知是天生畸形还是后天祸患。很快，老汉就托着一碗稀豆粉折返回来，他努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以免过度的颠簸使淡黄色的粉糊泼溅出来。

好不容易挪回桌边，老汉也像池文浩一样，每样调料放了一点，

反复搅拌后，他又把嘴凑到碗边，一口一口用力吹气，很显然，他想让稀豆粉凉得快一点。然而，老太却等不及了，她嘴里发出焦急的“唔唔”的声音，两只手执拗地上来抢夺老汉手中热气蒸腾的瓷碗。而老汉却一边护着碗，一边轻声地哄着老太，就像哄着不懂事的小孩。

“那老奶一定是个傻的，可能精神有点问题。”池文浩轻声对陈小乔低语。

陈小乔没有回答，一双翦水明眸始终痴痴地注视着那对老人。

老汉终于停止了与老太的“空手道”，端起碗，用汤勺舀起一匙糊糊，小心地吹了吹热气，这才把它送入老太的口中。老太呆滞的双瞳似乎动了一动，嘴边的肌肉伴随着吞咽的动作而轻微地牵扯，一行浅黄色的液体从她嘴角滑落下来。

老汉急忙取过桌上的劣质纸巾，细心地为老太拭去流淌到下巴的稀豆粉，张开没剩几颗牙的嘴巴，会心地笑了。对面的老太也好像受了他的传染，痴痴呆呆地笑了起来，一笑嘴里残留的粉糊又顺着两侧嘴角流了下来。

老汉又慌忙为她擦拭。

就这样，两个人喂着，吃着，流着，擦着，笑着。如果不是碍于他们彼此的白发，池文浩真的会把他们错认为是两个少不更事的顽童。

看着看着，陈小乔的眼眶突然开始没来由地发痒，随后，有温热的液体从眼中滑落。她抬起头，泪眼朦胧地望着池文浩：“如果哪天我老了，病了，傻了，你也会像老爹这样对待自己的爱人吗？”

池文浩微微有些动容，他轻轻握住陈小乔的手，同时用另一只手擦拭她脸上晶莹的泪珠：“傻丫头，无论过去多少年，就算我们都老了，我也会这样牵着你的手，喂你吃东西，给你擦眼泪，陪你





一起哭，也陪你一起笑，你说，这样好吗？”

陈小乔破涕一笑，笑中又进出两滴热泪，她说：“文浩，答应我，永远不要骗我，永远不要伤害我，永远不要……”

池文浩深情地望着她，长吸一口气，字字肺腑地说道：“我不会，永远不会，相信我。”

陈小乔微笑着点了点头：“我相信你。”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如果它是个童话，也会是人间最美丽的童话，陈小乔和池文浩会是童话中的王子和公主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卖甜白酒的老汉终于喂完了那碗稀豆粉，可是他自己却一口都没有喝，他从怀里取出一个煮过的皱皮土豆，剥了皮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样子很开心也很满足，而他的老太就坐在对面，咧着皱巴巴的嘴傻呼呼地笑。

就在这时，竹帘一掀，身穿白衣白裤、头戴红花白地头饰的白族老板娘从里间走了出来。

“哟，又带老阿嫂过来了？大哥您对阿嫂可真好。怎么又是只要一碗哪，小妹，再给老爹盛一碗，外加两根油条……”

老板娘话未说完，卖甜白酒的老汉便急忙站起身来：“不，不，我吃过了。”

“嗨，这碗算我的，您陪老阿嫂慢慢坐着吃。”

“不成，不成。你再这么客气我下回可不敢进你这个门儿了。”

说着，老汉便要扛起扁担走人。

无奈，老板娘只好叹着气作罢，“老阿哥，这几天怎么没见您过来卖酒？”

“唉，整不成啊，儿子病又犯了，家里东西都给砸了，还要拿菜刀杀人呢。”



老板娘望着一直坐在桌边张着嘴呆笑的老太，深表同情地向老汉道：“您可真不容易，十年了，他的病就治不好了？”

老汉凄凉地摇摇头：“不成了，大夫说这辈子都好不了了，我能活一天就好好养他一天，可我这把老骨头也不知还能撑多久啊。”

又有客人进来了，老汉忙催促老板娘：“妹子，你赶紧招呼客人吧，我们得到门口卖酒去了。”

当陈小乔和池文浩走出那家“稀豆粉店”的时候，那位老汉已经像往常一样坐在门口做生意了，老太则乖乖地坐在他身边，也不说话，只是时不时对着他“呵呵”傻笑，老汉没有笑，只是心疼地一次次帮她整理被风吹乱的鬓角。

陈小乔买下了五斤甜白酒，她想帮他。

“文浩，有机会我想去他家看看，一个老人守着两个病人，我觉得他们的生活一定很苦。”走在路上，陈小乔还在为老汉担心。

“傻丫头，哪天我陪你去。”

走出小吃街，就是别致典雅的酒吧一条街了，晚上，这里是红男绿女的中心，而此刻，却显得冷清幽寂。没办法，酒吧是属于夜晚的，因为夜晚和酒一样，会令人迷醉。

突然，前面一家海蓝色墙面、透明大玻璃外窗的西餐厅大门被人推开了，里面走出一对休闲打扮的青年男女。

男生身着米黄色格子的纯棉衬衫和深蓝色“苹果”牛仔裤，只是裤子上有些泥土的痕迹。而女子则一身质地柔软的粉红外裙。

那男生牵着女子的手，两个人肩并肩向相反方向走去。

当那对男女一跃入陈小乔的眼帘时，她的心脏就如暴雨敲窗般狂跳不已。她太熟悉这个女子的衣着了，因为那正是两周前她陪她一起去“淑女屋”精心挑选的。而那女子的披肩长发和苗条身姿，她更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而池文浩也在同一时间捕捉到两人的身影，男生的衣服透着熟悉的气息，裤子上的泥土还是今天凌晨才弄上去的。

可是，他怎么会和她在一起呢？

4. 反常的关玲

对于下午亲眼所见的事实，陈小乔在几个小时之后还是觉得不敢相信。

所以，当她见到田甜的时候，便再也忍耐不住心中的疑惑，向她全盘托出。

奇怪的是，田甜听完这个堪称爆炸效应的新闻，却并没有像陈小乔想象的那样大惊失色。

相反，她只是微微一怔：“果然是她。”

“怎么？你早就猜到了？”陈小乔颇感惊讶。

“其实上一次我看见他们的背影时就已经在怀疑了，可我就很快推翻了这种假设，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她不是韩若冰，不会傻到会看上那么一个男人，真不明白，她喜欢他什么。”田甜哑然失笑。

寝室里的女孩子陆续回来了，二姐张小丽一进门就向众姐妹展示她的新衣服。

“我跟你们说呀，这可是最新上市的韩国版蝙蝠衫，我好不容易抢到这件，你们看，我穿着怎么样？”张小丽在房内走着别扭的模特步，本来就有些过度丰满的身材在宽宽大大的蝙蝠衫的笼罩下越发显得臃肿，看上去就像一只可笑的企鹅。

室友们不好拂她的兴致，忍着笑敷衍着她，而田甜因为一贯心直口快，所以此刻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一点都不好看，这个样